

从种族政治到利益政治：反对党参与南非选举政治的嬗变*

张永宏 孙利珍

内容提要 南非的反对党主要由种族隔离时期的政治组织转化而来，有着种族身份的深刻烙印。新南非诞生后，黑人在政治上获得解放，但经济上依然是白人集团占据主导地位，形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匹配的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种族政治与南非的政治理想格格不入，黑白种族界限不断被打破、被淡化；另一方面，基于种族划分的利益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变革，种族利益与经济利益依然处于同构状态。在选举政治的排他性竞争中，反对党要巩固既有的选民基础，不得不在种族政治与利益政治两个方向上进行双建构。随着社会阶层的重组、分化和非国大主导党体制的持续弱化，政党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不断聚焦经济体制改革和公共政策领域，黑白之分逐渐转向左右之争，种族政治逐渐让位于利益政治。经过30年的发展，南非经济变革与政治转型不相匹配的状况依然未得到根本改变，2024年的大选结果也表明这种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基于反对党的渊源和演进脉络，以及其参与选举政治的实践困境，南非要摆脱种族政治的历史束缚，建构起健康、有序的政党政治生态，执政党、反对党都必须直面与经济体制改革、自主发展道路选择相关的深层次问题。

关键词 非洲政治 选举政治 南非 反对党 种族政治 利益政治

作者简介 张永宏，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利珍，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运动研究”（18BCJ040）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2024 年 5 月 29 日，南非举行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的第七次大选。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30 年来首次失去国民议会多数地位，南非迎来 1994 年以来首次联合政府时代。反对党何以能够大幅度分流非国大的选票，重创非国大的主导党地位，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在西方民主体制的话语体系中，反对党是民主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国家民主发展程度的关键。起初，反对党被认为仅存在于西欧等少数西式民主成熟的国家，但二战后，反对党广泛出现在效仿西方民主的国家中。^① 罗德尼·巴克（Rodney Barker）认为，反对党可分为忠诚型与非忠诚型两类。忠诚型反对党认可国家及其合法性，是公民或团体有组织地反对和规范国家统治团体的政治组织。非忠诚型反对党不仅反对国家现有统治团体及其合法性，而且反对国家的体制基础以及国家权力。^② 通常而言，反对党指巴克所说的忠诚型反对党。例如，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认为，反对党仅反对政府，而不反对国家政治制度。就南非而言，种族隔离时期，从白人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反对党属于忠诚型，源于黑人认同的反对党属于非忠诚型；新南非在成立后照搬西式选举政治模式，所有反对党大体均可视为忠诚型。当然，对反对党的认知，简单划分忠诚型与非忠诚型是远远不够的，更为关键的是要通过对反对党的整体研究，反映政党政治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规律和趋势等。^③ 但是，学界对南非反对党的研究并不充分，制约着对南非政党政治结构和生态的全面认知。截至目前，尚未见系统研究南非反对党的成果，零散的研究主要有尼尔·南（Neil Southern）和肖娜·莫蒂亚（Shauna Mottiar）等研究民主联盟在南非政党格局中的作用^④，埃德蒙·约克（Edmund Yorke）

① Robert Dahl,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8.

② Roger Southall, “Opposition in South Africa: Issues and Problems”, in *Opposition in South Africa's New Democracy*, Kariega Game Reserve: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2000, p. 14.

③ Giovanni Sartori, “Opposition and Control: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Marradi, Alberto, Rodney Barker eds., *Studies in Opposition*, London: Macmillan, 1971, pp. 31 – 37.

④ Shauna Mottiar,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and the Ro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Elections*, Vol. 14, No. 1, 2015, pp. 106 – 123; Shane Mac Giollabhui, “How Does an Opposition Party Become Successful in a Dominant Party System? The Case of South Africa”, *African Affairs*, Vol. 118, No. 470, 2019, pp. 147 – 167; Neil Southern, “Political Opposi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a Dominant Party System: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in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Vol. 29, Issue 3, 2011, pp. 281 – 298; Eddy Maloka, “‘White’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outh Africa”, *Democratization*, Vol. 8, No. 1, 2001, pp. 227 – 236.

和杨立华等研究祖鲁民族主义在因卡塔自由党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①，尼尔·南研究“自由阵线+”的产生等^②。这些研究大多关注反对党对非国大主导地位的影响^③，很少关注反对党自身的变革和整体上的演进规律。鉴此，本文结合反对党参与选举政治的实践，从种族政治与利益政治的角度，系统梳理南非反对党的渊源，分析其变革内涵，揭示其演进脉络，以丰富和深化对南非政党政治格局的认知。

一 种族政治：南非反对党的身份渊源

种族政治是西方君主专制、殖民扩张的产物，其核心是基于种族身份分配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经历过种族隔离统治的南非，带有种族政治的典型烙印，深刻影响着南非反对党的政治身份认同。截至2024年大选，在南非国民议会中占有席位的反对党数量由1994年大选中的6个上升至17个^④，即民主联盟（DA）、民族之矛党（MK）、经济自由斗士党（EFF）、因卡塔自由党（IFP）、泛非主义者大会（PAC）、联合民主运动（UDM）、非洲基督教民主党（ACDP）、好党（GOOD）、南非行动党（Action SA）、非洲转型运动（ATM）、“自由阵线+”（FF+）、阿尔加马（Aljama-ah）、爱国者联盟（Patriotic Alliance, PA）、建立一个南非（Build One South Africa, BOSA）、有

① Edmund Yorke, “The Inkatha Freedom Party Perspective: Warlords to Peace lords?”, in Edmund James Yorke and F. H. Toase, *The New South Africa: Prospects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ampshire and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Ltd and ST. Martin’s Press, 1998, p. 116-157; Laurence Piper, “Nationalism without A Na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Zulu Nationalism in South Africa’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1975-99”,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002, Vol. 8, No. 1, pp. 73-94; 杨立华：《“因卡塔”——祖鲁“民族文化解放运动”的复兴和发展》，载《西亚非洲》1982年第6期，第42~47页。

② Neil Southern, “The Freedom Front Plus: An Analysis of Afrikaner Politic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The New South Africa”,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14, No. 4, 2008, pp. 463-478.

③ 杨立华：《2014年大选无悬念有看点》，载《当代世界》2014年第6期，第43~45页；张凯：《大选落定南非政治走向新变化》，载《中国投资》2019年第10期，第12~13页；张凯：《金融危机以来南非政党政治的发展》，载《当代世界》2014年第4期，第76~80页；张凯：《2016年地方选举与南非政党格局的新变化——兼谈执政党非国大支持率下降问题》，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9期，第68~71页；杨之桃：《南非第五次全国大选评析》，载《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6期，第46~51页；沈陈：《南非大选背后的纠结与迷茫》，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11期，第50~51页；沈陈、祝鸣：《2016年会成为南非政局的临界点吗》，载《世界知识》2016年第17期，第52~54页。

④ 在南非，选举分为大选（包括国民议会选举和省级立法机构选举）和地方选举，均每五年进行一届。一般来说，能够在国民议会中获得席位的反对党也能够在地方案选中获得席位。

色人大会 (National Coloured Congress, NCC)、联合非洲人转型 (United Africans Transformation, UAT) 与南非崛起党 (Rise Mzansi)。整体上看, 南非反对党可分为白人反对党、黑人反对党及非种族性反对党三类, 但在南非政治格局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反对党主要是白人反对党和黑人反对党, 具有影响力的黑白反对党又均由种族隔离时期的政治组织转化形成, 种族身份渊源十分明显。2024 年大选中的新兴政党民族之矛党 (Umkhonto We Sizwe Party), 也是带有鲜明黑人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

(一) 源于白人种族认同的反对党

南非白人分为英裔白人和阿非利卡人, 双方在历史上因争夺开普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权而频繁爆发暴力冲突和战争, 相互难以融合, 但是, 二者在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统治上的目标是一致的, 分歧主要是围绕如何维护白人经济利益展开。

国民党最初是仅代表阿非利卡人利益的政党, 在黑白分治的过程中, 白人种族优势不断得到巩固, 阿非利卡人与英裔白人之间共同的白人种族认同逐渐建立起来。南非联邦成立后, 仅代表阿非利卡人利益的南非党 (South Africa Party) 凭借阿非利卡人的数量优势, 成为南非政权持有者。围绕阿非利卡人与英裔白人之间的关系, 阿非利卡人内部分为和解派和反英派。前者以南非党为代表, 认为南非联邦的经济发展需要借助英国的资金、技术等优势, 必须维护英裔白人的经济利益。后者以国民党为代表, 认为黑人与白人之间, 以及阿非利卡人与英裔白人之间均需要分开展展。^① 由于南非党重视保护英裔白人的经济利益, 阿非利卡人在白人选举中逐步转向国民党。到 1933 年, 南非党与国民党联合得以赢得选举, 并于 1934 年合并成为统一党 (United Party), 试图建立英裔白人与阿非利卡人之间的联盟, 引发反英派的分裂。1934 年, 原国民党内部以马兰为首的反英派脱离国民党, 组建纯洁国民党 (Purified National Party), 坚持独立的阿非利卡人认同。

二战期间, 南非战时经济的繁荣改变了白人种族认同政党的政治格局。一方面, 统一党放松对黑人的限制, 从事技能、半技能型工种的黑人数量激增, 满足了英裔白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但与阿非利卡人形成竞争。另一方面,

^① 这一时期的国民党与 1948 年成立的国民党不同。马兰和赫佐格于 1913 年共同组建的国民党主要代表阿非利卡人以及反对与英国保持密切联系的英裔白人的利益。

黑人反种族隔离斗争组织提出“非洲属于非洲人”的政治主张，将白人视为“外来者”，要求结束种族隔离统治，黑人与白人平等享有公民权利。^①相应地，纯洁国民党主张白人与黑人在经济、政治上彻底隔离，以维护阿非利卡人的种族优势；统一党则强调黑人在南非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拒绝黑白分治。1948年，纯洁国民党更名为国民党，利用白人对黑人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恐惧心理，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之后，国民党不断强化黑白分治，维护白人集团的种族优势和整体利益，英裔白人与阿非利卡人的白人种族认同意识随之得到增强，白人内部的种族认同分歧逐步被阶层分化代替。

国民党上台后，得益于廉价且充足的黑人劳动力和外资投入，南非经济高速增长。但黑人的低工资反过来又遏制了白人技术更新的动力，导致南非经济严重依赖外国投资，增长出现不可持续性。同时，黑人虽融入现代经济生产活动，但继续遭受严苛的种族歧视和经济剥削，致使黑人主导的反种族隔离斗争日趋激烈。1976年索韦托起义爆发，迫使国民党放宽部分种族隔离政策对黑人的限制。到20世纪80年代，国民党试图与有色人、南非印度人创建新的种族统治联盟，以维系种族隔离统治。但国民党的改革既难以获得保守派白人的支持，又无法让黑人改进经济地位，也疏远了自由派白人。底层白人尤其是极端阿非利卡人的种族优势地位受到威胁，引发白人集团自身发生分裂。在国民党对阿非利卡人经济的扶持下，阿非利卡人内部出现阶层分化，中上层阿非利卡人不再依赖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为保护，其经济优势地位客观上要求变革种族隔离制度，以释放南非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相反，中下层阿非利卡人则只有依附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上才能够保持其现有的经济地位，因此极力反对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结果，阿非利卡人对国民党的支持率从1977年的85%下降到1981年的63%。^②1982年2月，以特鲁尼赫特（Andries Treurnicht）为首的极右翼阿非利卡人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组建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主张通过黑白分治，以维系阿非利卡人的种族优势。在之后的白人选举中，保守党逐步代替进步联邦党成为最大的反对党。到1989年选举，国民党首次得票率不足50%，这意味着种族隔离统治在白人身上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同年，进步联邦党与其他较小的白人政党合并成为民主

① 郑家馨著：《南非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页，261页。

② Timothy D. Sisk, “White Politics in South Africa: Polarization under Pressure”, *Africa Today*, Vol. 36, No. 1, 1989, p. 32.

党 (Democratic Party), 认可黑人在南非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主张赋予黑人经济权利, 但拒绝给予黑人任何政治权利。以康斯坦特·维尔约恩 (Constantt Viljoen) 为首的极右翼阿非利卡人组建自由阵线 (Freedom Front), 反对白人与黑人组建非种族的、统一的南非, 主张建立独立的阿非利卡人国家。

未融入阿非利卡人的英裔白人保持了独立的身份认同, 以民主党及其前身——进步联邦党为基地进行有限反种族隔离斗争。1948 年后, 国民党政府通过阿非利卡人垄断政治权力, 缩小阿非利卡人与英裔白人之间的经济差距, 并确保英裔白人难以对阿非利卡人的种族优势构成威胁。自此, 除了政治决策之外, 国民党允许其他所有特权在白人之间平等分享, 促使英裔白人分为保守派和自由派。前者以底层英裔白人为主, 主张通过黑白分治维系白人至上的种族优势; 后者主张在白人垄断政治权力的前提下给予黑人一定的经济权利, 以消解黑人的反抗。随着国际制裁的推进, 黑白分治成为维持白人种族优势的主要途径, 保守派英裔白人转向国民党。为了避免失去白人选民的支持, 统一党消极反抗黑白分治, 引发自由派英裔白人的分裂。到 1975 年, 以海伦·苏斯曼 (Helen Suzman) 为首的自由派成员组建进步联邦党 (Progressive Federal Party), 主张在维持白人种族优势的前提下, 赋予黑人部分权利。^① 随后, 统一党解散, 进步联邦党成为英裔白人利益的代表。

南非白人反对党的渊源和演进脉络表明, 南非种族等级制的建构过程也是南非白人种族认同的建构过程。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深入, 阿非利卡人与英裔白人之间的分歧逐步缩小, 形成统一的白人种族认同意识, 以实现白人集团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新南非成立后, 白人政党经历了从确立种族优势到维护既有经济利益格局的转型过程, 虽然地位发生攻防转换, 但构建、维护经济优势地位这一南非白人的认同纽带, 始终是白人反对党凝聚共识的根本性力量。

(二) 源于黑人种族认同的反对党

种族隔离初期, 白人统治者对非洲土著、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②实行不同

^① 联邦进步党的形成主要由进步党和改革党组成。因反对联合党对国民党的消极反抗态度, 进步党和改革党先后从联合党分裂出来, 并进行合并。

^② 作为阿非利卡人与黑人的混血, 有色人在文化上与阿非利卡人相近, 并以融入南非白人为目标。南非印度人源自英国殖民政府在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前十年期间带到英属纳塔尔殖民地的印度籍契约劳工。

的种族隔离政策，分而治之。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系统化，非洲土著、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就建立非种族的、统一的南非则达成共识，一致主张推翻种族隔离统治，形成统一的黑人种族认同意识。

白人统治者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将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视为白人与非洲土著之间的缓冲带，赋予其优于非洲土著的经济地位。有色人获得优于非洲土著的就业、教育等机会，以及融入白人的可能性。^① 南非印度人仅在自由迁徙以及与白人的竞争、融合方面受到严格限制。有色人和南非印度人在与非洲土著的经济竞争中总体上处于优势地位。

南非联邦建立之前，非洲土著主要以部落、酋长王国的形式存在，既缺乏统一的身份认同，也缺乏联合斗争意识。1912年，以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South African Native National Congress）的成立为标志，非洲土著开始强化明确的身份认同意识，开始团结开展反种族隔离斗争。^② 随着白人加剧对非洲土著选举权、土地所有权等基本权利的剥夺，1935年，南非出现建立非种族性南非的主张^③，但并未得到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的认可。

1948年选举后，国民党对非洲土著、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的限制进一步系统化，南非黑人的团结意识、认同意识随之增强，反种族隔离力量明确提出实现多数统治的政治主张。1950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人口登记法》（The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将南非人口分为白人、南非印度人、黑人和有色人，将种族等级制度合法化——白人位居上层，非洲土著位居下层，南非印度人和有色人处于中间层，对各种族的权利和活动范围进行严格限定，禁止黑人内部的融合，取消非洲土著、有色人和南非印度人在白人议会中的象征性代表。1952年6月，为反对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法令，非国大与南非印度人、有色人联合发起“蔑视运动”。在此基础上，1955年，非国大进一步团结南非印度人、有色人及开明白人主导的反种族隔离政治组织，共同颁布《自由宪章》，主张南非属于所有生活在南非的人民，各种族都应平等地享有各项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但是，围绕是否将白人视为未来南非的一部分这一问题，1959年，以罗伯特·索布奎（Robert Sobukwe）为

① Kendrick Brown, "Coloured and Black Relations in South Africa: The Burden of Racialized Hierarchy", *Macalester International*, 2000, Vol. 9, Article 13, p. 199.

② 1912年1月，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成立，1923年更名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③ Peter Walshe, *The Rise of African Nationalism in South Africa*, London: Hurst & Co, 1970, p. 121.

首的泛非主义者从非国大分离出来，组建泛非主义者大会（Pan Africanist Congress）。泛非主义者大会是融合泛非主义及黑人种族主义的政党，该党认为强调南非的多种族特征是在肯定白人的地位、贬低了黑人，但认可将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纳入南非黑人的范畴。^① 泛非主义者大会拒绝接受《自由宪章》，主张南非只属于非洲人，白人不属于未来的南非，致力于推翻白人统治，将土地归还给黑人。自此，南非黑人成为南非土著、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的统一称呼。

在国民党统治下，黑人反种族隔离力量进一步分离出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及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nian People's Organization）。因卡塔自由党是仅代表祖鲁人利益的黑人种族主义政党。在遭到白人入侵后，祖鲁民族意识逐步分裂为部落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前者以祖鲁部落精英为主，被英国殖民政府利用；后者以祖鲁普通民众为主，受到种族隔离统治的直接压迫，主张用激进方式进行反种族隔离斗争。1972 年，夸祖鲁班图斯坦成立，与间接统治相关的国家权力转移到祖鲁部落精英手中，导致祖鲁部落精英对国民党的政治依赖进一步增强，与祖鲁普通民众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75 年，为了弥合祖鲁人内部的分裂，布特莱齐（Mangosuthu Buthelezi）建立因卡塔，主张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维护祖鲁人自决及民族独立的权利。^② 实质上，因卡塔的目标是在一个南非的前提下实现祖鲁人自治，试图在祖鲁部落精英与祖鲁普通民众、种族隔离政权与反种族隔离力量之间形成中间立场。随着结束种族隔离统治成为必然，因卡塔于 1990 年更名为因卡塔自由党，以维护祖鲁部落精英既有政治权力为目标。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是融合泛非主义和黑人种族主义的政党。1976 年，南非爆发索韦托起义，国民党取缔了以黑人意识为基础的反种族隔离组织。^③ 1978 年，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黑人意识支持者成立阿扎尼亚人民组织，主张以

^① M. F. Ramutsindela, "National identity in South Africa; The Search for Harmony", *Geo Journal*, Vol. 43, No. 1, 1997, p. 102.

^② Roger Southall, "Buthelezi, Inkatha and the Politics of Compromise", *African Affairs*, Vol. 80, No. 321, 1981, p. 454.

^③ 1975 年，国民党颁布法令规定南非荷兰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遭到黑人教师、家长和学生的反对。南非荷兰语是荷兰语、德语和法语混合形成的语言，强调阿非利卡人语言的独立性。在黑人看来，南非荷兰语具有侵略性。基于黑人意识形成的南非学生运动（South African Student Movement）发起示威和抗议活动，反对在黑人学校中引入南非荷兰语。由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血腥镇压，南非爆发索韦托起义。

黑人工人阶级为核心反抗种族隔离制度及白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非种族的、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① 与泛非主义者大会相同，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拒绝将白人视为未来南非的一部分，进而否定了因卡塔自由党的中间立场。在这一时期，由于对建立非种族的、统一的南非存在不同的主张，非国大与因卡塔自由党、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疏离，导致黑人反种族隔离力量难以对国民党构成威胁。

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白人政权按照种族身份分配政治、经济和社会公共资源，导致黑人与白人产生相互排斥的种族认同，均认为对方不属于南非，形成黑白对立的格局。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南非黑人反对党的团结意识、认同意识不断得到巩固和拓展，非洲土著、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形成共同的南非黑人认同。但是，在种族隔离政权的压制下，基于种族认同的反对党也在分化。新南非成立后，非国大成为执政党，但要在种族政治根深蒂固的南非建立非种族性的、真正平等的国家，推翻种族隔离政权只是第一步。

二 种族与利益的双建构：南非反对党 1994 年的选举政治参与

历史地看，相对于道德主义政治注重政治的价值取向和现实主义政治注重政治权力斗争而言，利益政治以社会经济关系为核心，观察、分析、解释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力。^② 马克思主义原理表明，利益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因而是构建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③。因此，本质上，一切政治都是利益政治，种族政治也不过是利益政治的表现形式之一。但从南非现实国情看，区分种族政治与利益政治，有助于洞察南非政党政治演进中基本矛盾的变迁与转化。

1994 年，南非举行首次民主选举，这标志着南非各种族实现政治平等。

① David Hirschmann, “The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in South Afric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8, Issue 1, 1990, pp. 1 - 22.

② 王浦劬：《利益政治分析的模型建构》，载《政治学评论》2022 年第 2 期，第 4 ~ 2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3 卷第 258 页、第 4 卷第 257 页。

但是，在推翻种族隔离政权、实现种族政治平等这一主题压倒一切的前提下，南非不得不做出妥协，承袭旧的经济体制，以维持平稳过渡。这一现实选择的结果是种族隔离统治所造成的经济不平等的旧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导致形成种族不平等结构与经济不平等结构仍然处于同构状态、白人主导的经济基础与黑人执政的上层建筑不匹配的新格局。从反对党参与 1994 年选举的情况看，一方面，为了稳住既有选民的基本盘，反对党不可能轻易放弃种族渊源；另一方面，随着追求种族经济平等的议题不断凸显，反对党还得依托种族纽带维护选民的经济利益。于是，反对党不得不在种族政治和利益政治两个方向上同时进行建构。

（一）种族政治的渊源难以割断

种族隔离末期，国民党与以非国大为代表的反种族隔离政治组织之间形成政治力量平衡，前者垄断国家机器，后者占据国际及国内合法性的制高点。国民党、民主党主张以政治和谈的方式结束种族隔离统治，保守党则认为英裔白人、阿非利卡人、黑人之间不存在共同的民族意识，应各自独立建国。政治和谈时期，非国大谈判的基础是主张多数统治，但不排斥白人参与国家管理。出于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政治逻辑要求，非国大与国民党就南非未来的制度安排形成妥协：以权力分享为原则，非国大放弃立即实现黑人多数统治的追求，实行多种族共治，即非国大、国民党及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国民党放弃白人拥有否决权的诉求。^①

在选举过程中，非国大作为潜在的执政党，遭到白人政党的猛烈抨击。国民党将非国大以暴力方式为主的反种族隔离斗争视为对民众人权的侵犯，并将非国大视为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不安全的根源。^② 国民党认为，自身在政治和谈及结束种族隔离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且至关重要的作用。^③ 民主党则在非国大与国民党之间持中间立场，既强调国民党在种族隔离统治中的负面作用，又将非国大视为白人的“敌人”，以赢得自由派白人的支持。极右翼阿非利卡人主导的自由阵线主张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维护阿非利卡人的种

^① 郑家馨著：《南非史》，第 359 页。

^② Tom Lodge, "The South African General Election, April 1994: Results, Analysis and Implications", *African Affairs*, 1995, Vol. 94, No. 377, pp. 471-500; Eve Bertelsen, "Selling Change: Advertisements for the 1994 South African Election", *African Affairs*, 1996, Vol. 95, No. 379, pp. 225-252.

^③ Karen E. Ferree, *Framing the Race in South Africa: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Racial - Census Elec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72-75.

族优势。泛非主义者大会、阿扎尼亚人民组织则坚持拒绝认可白人属于南非的一部分，反对保护白人权利，反对以政治和谈方式建立南非，反对非国大与国民党进行权力分享。因卡塔自由党以祖鲁人为主，要求获得夸祖鲁-纳塔尔省以祖鲁王国的形式成为南非的省份，并要求省级政府拥有特别的政治、经济权利。^①

总体看，在1994年民主选举中，反对党虽然认同非种族的、统一的南非，但为了巩固政党与选民同属于“我们”的阵营，政治定位、政策主张依然以服务于特定的种族群体为基调。

（二）利益政治诉求不断凸显

1994年的民主选举，既是种族政治旧传统的延续，也是利益政治新议题的开端。事实上，经济利益是人们进行一切政治活动的根本动力。^② 经济利益分配的失衡，必然激起人们内心的愤怒，进而演化为外在的暴乱或冲突，甚至导致政权、政体的颠覆。现代政党政治的实践表明，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是通过代表特定阶层利益的政党表现出来的。因此，在利益政治中，选民的身份、政治主张和行为跟随选民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人的诸多身份中，经济身份是人最根本的身份。^③

种族隔离时期，黑人与白人之间区分的重要标识是种族身份，这一现象遮蔽了种族认同多与不利的经济或社会地位共生的现实。在1994年选举中，种族隔离统治导致的经济不平等的效应凸显出来。1994年的南非，白人拥有南非土地的80%，其中，5万白人农民占有全部农耕用地的85%；^④ 5%的白人拥有南非88%的财富，黑人拥有不到2%的国家资产^⑤，68%的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鲜有白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⑥。鉴此，黑人主张对白人资产进

① *South Africa: Campaign and Election Report April 26-27, 1994*,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p. 2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5页。

③ 项佐涛、李家懿：《认同政治与利益政治的双建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载《欧洲研究》2020年第4期，第56页。

④ 马正义：《南非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及其根源》，载《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5期，第136页。

⑤ Kwandiwe Kondlo, *In the Twilight of the Revolution: The Pan Africanist Congress of Azania (South Africa) 1959-1994*, Basler Afrika Bibliographien, 2009, pp. 279-280.

⑥ 该数据涉及1995年关于政府南非人口的调查，See Simon Stacey, "Social Justice,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Africa", in Michael Reisch ed.,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94.

行国有化，并要求获得住房、电力和水源等社会基本福利供给，白人则以保护既有经济地位为目标。国民党、民主党、自由阵线以维护白人既有经济利益为主，将非国大追求黑人多数统治的诉求视为对白人私有财产的威胁，并主张未来南非实行有利于白人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同时，国民党还将自身塑造成为少数族裔（包括白人、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经济利益的代表，极力反对取消少数族裔既有经济优势地位并对其私有财产进行重新分配的主张。与白人反对党相反，多数黑人反对党要求对白人资产进行不同程度的重新分配，以实现种族经济平等。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张重新分配土地和国家财富，尤其将土地置于优先重新分配的地位。阿扎尼亚人民组织主张对白人财产进行国有化，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南非。因卡塔自由党是唯一一个支持南非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黑人反对党，也不认可实现种族经济平等的目标。在黑白对立的形势下，非国大放弃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化改革，提出《重建与发展计划》（RDP），承诺通过大规模的公共支出，改善历史上被边缘化的贫困群体的社会经济条件；重新分配土地，以及实施平权行动计划，降低经济权利的集中度，同时兼顾黑人、白人的经济利益。面对经济不平等与种族因素难以脱钩的现实，反对党之间的政治竞争越来越聚焦经济利益之争。

（三）种族政治与利益政治的双重建构

在 1994 年选举中，反对党利益政治的诉求与种族政治的话语同时出现，且具有高度重合性，促使选举政治呈现种族普查特征：黑人支持非国大、因卡塔自由党、泛非主义者大会，白人支持国民党、民主党及自由阵线。非国大凭借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集聚的丰厚政治资产获得 62.65% 的选票及 6 个省份的多数席位^①，由民族解放运动组织转变成南非占据主导地位的执政党；因卡塔自由党的主要支持基础在夸祖鲁 - 纳塔尔省，在其他省份的立法机构选举中的得票率不足 1.5%^②；国民党的主要支持基础在有色人和白人主导的西开普省；其余反对党的得票率均不足 3%。

由此可见，由于经济体制变革滞后于政治体制的转型，这种结构性的矛

^①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1994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Elections”，<https://www.elections.org.za/content/uploadedfiles/NPE%201994.pdf>，2023 - 11 - 20。

^② Roger Southall, “The Centr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South Africa’s Dominant Party System”, *African Affairs*, Vol. 97, No. 389, 1998, p. 460.

盾迫使反对党在种族政治与利益政治两个方向上同时发力，并相互借力。以既有的种族排他性身份认同为基础，反对党将自身塑造为特定选民利益的代表，继续建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对立，并对非国大—国民党以政治和谈的方式结束种族隔离统治进行抨击。同时，反对党不断强化经济议题，迎合选民对经济利益的关切，把种族身份与经济身份直接挂钩，迫使执政党选择中间道路。通过这种范式，反对党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身份对立广泛应用于争取选民利益、巩固选民基础的政治行动之中。

三 利益政治：1994年后南非反对党的选举政治实践

非国大政府提出“一个民族，多种文化”、建立“彩虹国度”的口号，所指即出生于南非的所有人均属于同一个民族。一方面，在非国大的倡导下，种族排他性有所削弱，反对党难以凭借种族身份进行选民动员；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不平等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尖锐性不断凸显，反对党必须对不同种族选民的利益关系进行整合，以扩大选民基础。在这两种趋势的共同作用下，利益政治逐渐占据主导，反对党的黑白之分逐渐向左右之争转化。

（一）争取选民的利益之争

非国大政府保留了白人的经济主导地位，并通过宪法第25条确保不会进行激进经济变革，同时，运用行政手段积极改善黑人参与国家经济的能力。非国大政府对黑人的倾斜政策，直接威胁到白人、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既有的经济优势。为了拓展选民基础，白人反对党极力主张有利于少数族裔选民的经济政策，拉拢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

自1994年以来，非国大政府通过一系列劳工立法，如《劳动关系法》《就业基本条件法》《技能发展法案》《就业公平法案》《平权行动》等，对黑人雇员权利、就业条件及技能发展做出明确规定。其中，《就业公平法案》《平权行动》要求公共服务部门及私营部门中的人员配置必须反映种族人口比例。国民党作为白人利益的代表，成为民族团结政府的一部分，但既左右不了非国大政府的政策走向，也难以提出反对意见。1996年5月，非国大在新宪法中用多数统治代替权力分享原则，国民党退出民族团结政府，于1997年更名为新国民党（New National Party），以摆脱种族隔离历史的负面影响。在

支持国民党的选民中，近 80% 是白人和有色人。^① 基于这一选民基础，新国民党着手改变南非白人的身份界限，着重从语言、文化而非种族的角度界定白人，将有色人纳入白人阵营，试图成为白人、有色人经济利益的代表。在 1999 年大选中，新国民党把维护白人的经济主导地位放在首位，全力阻止非国大在议会单独获得能够修改宪法第 25 条所需的 2/3 多数席位，这与代表有色人选民利益的身份相左，于是，白人与有色人出现不同的声音。与新国民党模棱两可的利益身份不同，民主党通过在国民议会中进行提案的方式参政，赢得建设性反对党的声誉，为吸引对非国大和新国民党不满的少数族裔选民奠定了基础。为了与非国大和新国民党争夺少数族裔选民，民主党抨击非国大在治理犯罪、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缺乏治理能力，吸引对非国大治理失望的少数族裔选民；明确反对非国大政府提出的《就业公平法案》及《平权行动》对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支持更加灵活的劳工政策，提倡减税、增加私有化，^② 以此吸引属于新国民党的少数族裔选民转向民主党。如表 1 所示，新国民党在少数族裔中的选票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白人、有色人的选票下降尤为明显，得票率仅为 6.87%^③。相比之下，民主党在白人、有色人和南非印度人的支持下，得票率上升至 9.56%^④。但是，新国民党、民主党都不可能阻止非国大获得国民议会 2/3 多数席位。当时的统计预测表明，到 2004 年大选，白人选民占总选民人数的百分比将下降约 3% ~ 6%，基础选民将持续缩小。^⑤ 在这样的形势下，民主党呼吁白人反对党建立反对非国大的联合阵线。2000 年 6 月，新国民党、民主党合并为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但是，新国民党与民主党竞争的目标都是争取少数族裔选民，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会进一步凸显自身白人政党的色彩，再加上二者意识形态不同，新国民党与民主党的合并进一步增强了民主联盟排他性的政党形象，对谁都不利。这种结构性矛盾促使民主联盟很快发生分裂，新国民党退出民主联盟。

① Andrew Reynolds, "The Results", in Andrew Reynolds ed., *Election 99 South Africa: From Mandela to Mbek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 184.

② Karen E. Ferree, *Framing the Race in South Africa: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Racial - Census Elec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99 - 100.

③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1999 National Election”，<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home/NPEPublicReports/1/Detailed%20Results/National.pdf>, 2023 - 03 - 29。

④ 同上文。

⑤ Eddy Maloka, “‘White’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outh Africa”, *Democratization*, Vol. 8, No. 1, 2001, p. 233.

表 1 国民党、民主党在 1994 年和 1999 年大选中的选票构成 (单位: 万张)

	国民党		民主党	
	1994 年	1999 年	1994 年	1999 年
白人	190	34	30	120
有色人	120	48	0	7.5
黑人	50	20	0	1.8
南非印度人	30	8	0	9

资料来源: Andrew Reynolds, *Election '99 South Africa: From Mandela to Mbek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p. 182 - 184.

退出民主联盟后,新国民党将其与非国大的联盟关系视为维护政治影响力的主要途径,民主联盟则蜕变成成为少数族裔的政治家园。在 2004 年全国大选中,新国民党高度重视与非国大的合作,将其视为参与国家政策决策及国家资源分配的关键性作用,这与捍卫白人经济主导地位的目标出现偏差,因而失去白人选民的强有力支持,结果仅获得 1.65% 的得票率^①。相比之下,自 1999 年大选起,民主联盟不断提出有利于少数族裔经济优势地位的经济议题,如要求对《平权行动》《就业公平法案》等限制性劳动法规进行修改,主张建立出口加工区,反对黑人经济赋权政策,降低税率及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消除贸易壁垒和延长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外汇管制等等。民主联盟的得票率不断上升,^②如表 2 所示,民主联盟在各省份少数族裔选民中的得票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得票率上升至 12.37%^③。2005 年,新国民党解散,成员分别加入非国大、民主联盟。自此,民主联盟成为白人、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利益的代表,极端的政治主张得到进一步修正,如反对以种族为基础的经济配额政策,主张进行有偿土地改革,修改限制性劳动法规对少数族裔选民经济优势地位的威胁等。如表 2 所示,截至 2024 年,民主联盟在东开普省、自由省、夸祖鲁-纳塔尔省、西北省、豪登省、普马兰加省及林波波省的得票率均超过少数族裔人口在各省总人口中的比例。

①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2004 National Election”, <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home/NPEPublicReports/45/Detailed%20Results/National.pdf>, 2023-03-29。

② “DA Election Manifesto 2004”, https://cisp.cachefly.net/assets/articles/attachments/01107_damifesto.pdf, 2023-05-25。

③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2004 National Election”。

表 2 2004 ~ 2024 年国民议会选举中民主联盟在各省的得票率 (单位:%)

	少数族裔选民人口比例	2004	2009	2014	2019	2024
东开普省	13.40	7.25	9.97	15.87	15.01	14.62
自由省	12.10	8.87	12.10	16.24	17.05	21.31
豪登省	21.90	20.33	21.27	28.52	24.53	26.65
夸祖鲁—纳塔尔省	12.90	10.00	10.33	13.35	14.24	13.68
林波波省	3.10	3.81	3.71	6.60	5.37	6.08
普马兰加省	9.10	7.17	7.60	10.04	9.12	11.84
西北省	9.90	5.47	8.70	12.59	11.31	13.48
北开普省	48.00	11.61	13.08	23.36	24.33	21.22
西开普省	65.50	26.92	48.78	57.26	52.41	53.05

说明:本表格中少数族裔选民的人口比例采用的是 2011 年南非政府的数据。

数据来源: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home/downloads/npe-results>, 2023-11-18, 2024-06-02; 南非统计局网站:<https://www.statssa.gov.za/publications/P03014/P030142011.pdf>, 2023-11-19。

在 2024 年大选中,民主联盟的得票率略有上升,为 21.81%^①,少数族裔选民基础稳定,表明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选民其经济身份牢固。反观作为执政党的非国大,得票率仅为 40.18%^②,除非国大内部分裂的因素外,也表明非国大折中、调和黑白经济对立的方略逐渐失势。

(二) 提高黑人经济能力的左右之争

根据 2022 年南非人口普查数据,南非总人口为 6 200 多万。从族群归属来看,非洲黑人占比为 81.4%,白人占 7.3%,有色人占 8.2%,南非印度人占 2.7%。^③ 在黑人人口占多数的人口结构中,提高黑人参与经济的能力成为反对党在选举政治中无法绕开的议题。

国民党退出民族团结政府后,泛非主义者大会、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接受白人成为南非的一部分,但认为大多数黑人尚未享受到实现政治平等应带来的经济利益,反对南非财富以种族为基础的分配方式,主张对土地及国家财富进行重新分配。随着非国大主导党地位的巩固,泛非主义者大会内部的改

①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2024 National Election”,<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home/NPEPublicReports/1334/National%20Ballot/Results%20Report/National.pdf>, 2024-06-02。

② 同上文。

③ 参见南非政府网站:https://census.statssa.gov.za/assets/documents/2022/P03014_Census_2022_Statistical_Release.pdf, 2024-06-02。

革派主张避免在经济变革领域与非国大竞争，引发泛非主义者大会分裂。2003年，改革派脱离泛非主义者大会，在德里尔（Patricia de Lille）的领导下另立新党——独立民主党（Independent Democrats），主张在非国大的非主要优先领域改善黑人经济地位。在2004年全国大选中，独立民主党设法避开与非国大进行直接竞争，竞选议题集中在非国大的非主要优先事项，如艾滋病、腐败、虐待儿童和妇女等，获得1.73%的选票^①，成为国民议会第六大反对党。这一结果刺激独立民主党在实现经济平等领域与非国大展开竞争。到2009年全国大选，独立民主党开始与非国大在主要优先事项，尤其是实现种族经济平等领域进行竞争，主张经济发展成果共享，各种族平等拥有工作技能和机会。^②在首次发生分裂后，泛非主义者大会在2004年选举中主张废除宪法中使种族经济不平等合法化的第25条，为重新分配土地创造条件，这一主张引发再次分裂。2007年，非洲人民大会（African People's Convention）从泛非主义者大会分裂出来，主张泛非主义、社会主义是解决南非难题的关键，应建立非种族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南非。然而，泛非主义者大会、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独立民主党及非洲人民大会未能提出建立实现自身目标的有效途径以取代非国大的政治议程，在选举中难以持久获得选民支持，仅泛非主义者大会在2024年的国民议会中获得1个席位。

在1999~2019年选举中，因卡塔自由党逐步放弃祖鲁人自治的政治诉求，将竞选主题集中在艾滋病、腐败、犯罪、失业和贫困领域。由于没有将实现种族经济平等作为主要目标，既难以继续获得祖鲁选民支持，也难以拓展黑人选民数量，该党得票率不断下降。到2024年全国选举，因卡塔自由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仅获得3.85%的支持率。^③

民主联盟主张南非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通过经济增长消除种族经济不平等。同时，在意识到黑人选民的重要性后，民主联盟承认种族隔离制度是导致黑人处于不利地位的关键原因，主张对黑人提供补助措施。在2004年选举中，民主联盟提出设立基本收入补助的主张，但强

① “Independent Democrats Election Manifesto”，https://cisp.cachefly.net/assets/articles/attachments/01134_idmanifesto.pdf, 2023-05-23.

② “Independent Democrats Election Manifesto 2009”，*All Africa*，<https://allafrica.com/download/resource/main/main/idatcs/00011760;982bf40460219ee421f49803a988f869.pdf>, 2023-05-23.

③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2024 National Election”，<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home/NPEPublicReports/1334/National%20Ballot/Results%20Report/National.pdf>, 2024-06-02.

调应通过促进私有部门发展及实现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①，该党没有能够获得大量黑人选民的支持。到 2009 年选举，民主联盟认为仅取消种族隔离统治时期的歧视性法律不足以赋予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南非人以应有权利，1994 年以来黑人经济地位并没有明显改善。^② 这种认识标志着民主联盟仅代表少数族裔经济利益的政治态度在慢慢转变。但同时，民主联盟拒绝通过剥夺白人的既有财产对黑人进行经济补救，拒绝以牺牲现有白人财产所有者的权利为代价对国有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因此，在广大黑人选民看来，民主联盟依然是代表白人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如表 2 所示，民主联盟得票率在各省份的分布比例中，超过少数族裔人口的占比较少，意味着民主联盟获得的黑人选民依然有限。

自政治和谈时期起，非国大内部就如何实现种族经济平等，一直存在左右之争。左派主张直接进行激进经济变革，右派主张南非经济增长是实现种族经济平等的前提条件。姆贝基时期，虽然非国大政府转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现了南非宏观经济的稳定，但牺牲了底层黑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导致非国大内部祖马代表的左派与姆贝基代表的右派之间的斗争公开化。2007 年 12 月，祖马成为新一任非国大主席，姆贝基被非国大提前“召回”，引发姆贝基派系脱离非国大。2008 年，莫司奥·莱科塔（Mosiua Lekota）为首的姆贝基派系脱离非国大，组建了人民大会党（Congress of the People），力图成为非国大的替代政府。但在反对非国大的同时，人民大会党没有提出替代非国大的方案，主张通过《就业公平法案》和黑人经济赋权政策提高黑人参与经济的能力，与非国大主导的经济去种族化变革无异。为此，人民大会党能够短暂分流非国大的选民基础，但难以持久获得选民支持。2009 年全国大选中，人民大会党的得票率为 7.42%，成为非国大失去国民议会 2/3 多数席位的主要原因。^③ 之后，人民大会党的得票率持续下降，到 2024 年全国大选，得票率仅为 0.09%^④。

① “DA Election Manifesto 2004”，https://cisp.cachefly.net/assets/articles/attachments/01107_damifesto.pdf, 2023-05-23.

② “DA Manifesto Election 2009”，<https://allafrica.com/download/resource/main/main/idadcs/00011762:c63b905661cdf37bc81bd375119b1044.pdf>, 2023-05-25.

③ 刘中伟：《南非非国大的分裂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09 年第 7 期，第 23~24 页。

④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2019 National Election”，<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dashboards/npe/app/dashboard.html>, 2023-10-05。

新南非成立 30 年来，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经济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在土地占有方面，1994 ~ 2010 年，南非政府仅完成了 3.7% 的土地重新分配。^① 在财富占有方面，截至 2011 年，占南非人口 9% 的白人所拥有的私人资产是占南非人口 80% 的黑人所拥有的私人资产的 2.9 倍。^② 2013 年，马勒马及其支持者成立了经济自由斗士党（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该党认为非国大背叛了《自由宪章》，主张进行无偿土地改革及白人资产国有化的激进经济改革，彻底实现黑人经济解放。为了积极顺应底层黑人渴望被关注的心态和反对经济不平等的诉求，经济自由斗士党猛烈抨击南非经济的不公平问题，要求黑人财富的直接增加，推出最低工资法案，而且必须将白人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进行国有化，平等分配给所有黑人。在 2014 ~ 2019 年选举中，经济自由斗士党凭借激进经济变革的主张迅速获得新南非青年选民的支持，得票率由 6.35% 攀升至 10.80%^③。如表 3 所示，在除东开普省以外的所有省份，经济自由斗士党的得票基本与非国大得票的减少部分持平，甚至在某些省份超过非国大得票率的下降幅度，这表明经济自由斗士党分流了原本属于非国大的选民基础，成为黑人选民仅次于非国大的选择。之后，激进经济变革成为黑人选民的主要诉求，加速非国大左翼力量的分裂。2023 年 12 月，追求激进经济变革的祖马及其支持者组建民族之矛党。2024 年大选中，黑人左翼民粹主义政党与民主联盟之间的左右之争最为激烈。民族之矛党主张恢复祖鲁人认同，加速进行土地分配，对银行、矿山等关键行业进行国有化等，获得 14.58% 的选票。^④ 虽然经济自由斗士党的得票率略有下降，从 2019 年的 10.80% 下降到 2024 年的 9.52%，^⑤ 但如果把民族之矛党和经济自由斗士党联系起来看，黑人政党中激进的左翼力量成倍增长，民族之矛党与经济自由斗

① Arkadiusz Zukowski, “Land Reform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Social Justice or Populism?”, *Werkwinkel*, Vol. 12, No. 1, 2017, pp. 71 - 84.

② 参见马正义：《南非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及其根源》，载《国外理论动态》2020 年第 5 期，第 137 页。

③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2019 National Election”，<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home/NPEPublicReports/699/Results%20Report/National.pdf>, 2023 - 05 - 25。

④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2024 National Election”，<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home/NPEPublicReports/1334/National%20Ballot/Results%20Report/National.pdf>, 2024 - 06 - 02。

⑤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2019 National Election”，<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home/NPEPublicReports/699/Results%20Report/National.pdf>, 2023 - 05 - 25；“2024 National Election”，<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home/NPEPublicReports/1334/National%20Ballot/Results%20Report/National.pdf>, 2024 - 06 - 02。

士党的得票率加起来是 24%，比民主联盟的得票率高出 2.32%。这意味着黑白经济对立加剧，非国大在后续的联合执政中，延续具有中间道路性质的经济去种族化变革阻力越来越大，势必进一步将激进经济变革的议题纳入南非未来经济发展战略。

表 3 2009 ~ 2024 年非国大、经济自由斗士党及民族之矛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的选票分布
(单位:%)

省份	2009 年		2014 年		2019 年		2024 年	
	非国大	经济自由斗士党	非国大	经济自由斗士党	非国大	经济自由斗士党	非国大	经济自由斗士党/民族之矛党
东开普省	69.70	-	70.75	3.78	69.26	7.72	62.47	10.07/1.63
自由省	71.90	-	69.72	7.89	62.94	11.60	52.88	13.09/2.26
豪登省	64.76	-	54.92	10.26	53.20	13.53	36.47	12.46/10.65
夸祖鲁 - 纳塔尔省	63.97	-	65.31	1.97	55.47	9.96	17.62	2.56/45.93
林波波省	85.27	-	78.97	10.27	77.00	13.14	74.23	12.97/1.00
普马兰加省	85.81	-	78.80	6.15	72.23	11.51	51.89	12.71/17.24
西北省	73.84	-	67.79	12.53	63.69	17.09	58.53	16.40/2.20
北开普省	61.10	-	63.88	5.06	58.23	9.71	49.30	12.89/0.94
西开普省	32.86	-	34.00	2.32	31.23	4.19	21.34	5.88/0.79

数据来源：根据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home/downloads/npe-results>）数据制作。

（三）大都市的政治主导权之争

自 2014 年起，民主联盟和经济自由斗士党成为反对党的主力，但二者所代表的选民结构存在根本不同。民主联盟捍卫白人利益的政策主张，并没有把实现种族经济平等作为目标。经济自由斗士党则刻意迎合黑人要求进行激进经济变革的诉求，主张对白人资产进行国有化。民主联盟和经济自由斗士党的左右之争，加剧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经济矛盾，扩大了南非社会的撕裂，同时也削弱了两党与非国大的竞争能力。在这种情势下，以非国大失去大都市多数席位为契机，反对党开始在大都市组建联合政府，以增加黑人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机会。这种避重就轻的选择，可暂时缓解左右之争的激化、升级，也可大大增强针对非国大的竞争力量。

种族隔离时期，黑人极少能够获得基本社会服务，非国大政府弥补欠账的任务非常艰巨。1994年民主选举过后，非国大政府在为黑人提供基本社会服务上取得重大进步，在2000~2011年地方选举中没有反对党能够对其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祖马任期内，非国大政府向黑人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锐减，引发持续的抗议，导致非国大主导党地位在地方选举中出现弱化的迹象。在2016年地方选举中，非国大的得票率由2011年的61.95%下降至53.91%，失去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市、茨瓦内和伊库古莱尼4个大都市的多数席位。首次参加地方选举的经济自由斗士党则获得8.19%的选票，成为非国大失去大都市席位的主要原因；民主联盟的得票率上升至26.90%，在大都市的得票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①经济自由斗士党趁机支持民主联盟在约翰内斯堡、茨瓦内及曼德拉市组建反对党联合政府。在民主联盟的主导下，反对党联合政府以增加黑人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为目标，并取得积极成效。在曼德拉市，地方政府实施有利于穷人的预算，用于改善基础设施、援助贫困人口、解决住房问题；在茨瓦内，地方政府财政由持续赤字转向盈余；在约翰内斯堡，全面提供基本供水服务，为反对党整合不同种族之间的利益分歧开辟了新途径。^②

随着非国大主导党地位的持续弱化和经济自由斗士党在全国选举及地方选举中得票率的持续上升，非国大被迫回应部分黑人选民要求进行激进经济变革的诉求，以抵御经济自由斗士党对其选民基础的侵蚀。2018年2月，在经济自由斗士党的支持下，非国大政府通过了无偿征用土地的修宪法案。经济自由斗士党还主张在银行、矿业和医疗保险等领域实施国有化，彻底清除白人资本对黑人民众的剥削和排斥，导致民主联盟分裂和极右翼白人主导的“自由阵线+”复苏。

“自由阵线+”是南非独立后极右翼阿非利卡人的集合。2003年，保守党、自由阵线及阿非利卡统一运动合并成为“自由阵线+”，主张维护阿非利卡人的民族自决权，以及其他少数族群的自决权。^③由于“自由阵线+”的

① 张凯：《2016年地方选举与南非政党格局的新变化——兼谈执政党非国大支持率下降问题》，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9期，第68~71页。

② “Democratic Alliance, The Manifesto for Change – Democratic Alliance”, <https://cdn.da.org.za/wp-content/uploads/2019/02/22160849/A4-Manifesto-Booklet-Digital.pdf>, 2023-05-25.

③ “Freedom Front Plus, Mission”, <https://www.vfplus.org.za/mission>, 2023-05-21.

政治主张与捍卫白人经济主导地位的诉求不相关，在国民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不足 1%。到 2019 年选举，“自由阵线 +”反对黑人经济赋权及无偿进行土地改革的主张获得保守派白人选民认可，得票率由 0.90% 上升至 2.38%。^①而民主联盟因保守白人选民转向“自由阵线 +”，得票率由 22.23% 下降至 20.77%。^②随后，民主联盟的主要领导人均由白人担任，保守主义倾向进一步增强。2020 年 8 月，以马沙巴（Herman Mashaba）为首的黑人领导人退出民主联盟，组建南非行动党，主张建立非种族的南非，打破种族与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性。^③不断分裂的民主联盟，既面临保守派白人流失的冲击，又无法满足黑人要求激进经济变革的诉求。

2020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南非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就业困境加剧，导致非国大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持续削弱。^④2021 年地方选举中，非国大的得票率仅为 45.59%，失去了约翰内斯堡、茨瓦内、伊库古莱尼、曼德拉市和特克维尼 5 个大都市的多数席位。^⑤经历两次分裂后，民主联盟的得票率由 26.90% 下降至 21.66%，在大都市的得票率也在下降；经济自由斗士党成为唯一一个得票率持续上涨的反对党，获得 10.31% 的选票。^⑥针对经济自由斗士党允许进行无偿土地改革的主张，民主联盟与“自由阵线 +”、南非行动党、因卡塔自由党等在约翰内斯堡、伊库古莱尼和茨瓦内建立联合政府。^⑦在非国大失去地方政府选举多数席位的前提下，反对党组建联合政府虽带有党争色彩，但选择增加黑人基本服务供给作为突破口，不失为现实之选。

在 2024 年大选中，共有 70 个政党和 11 个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其中 52

①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2014 National Election”，<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home/NPEPublicReports/291/Results%20Report/National.pdf>；“2019 National Election”，<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home/NPEPublicReports/699/Results%20Report/National.pdf>，2023-11-27。

② 同上文。

③ 参见南非行动党官方网站：<https://www.actionsa.org.za/about>，2022-08-23。

④ 2020~2023 年，南非外债总额保持高位，分别为 1754 亿美元、1700 亿美元、1649 亿美元和 1707 亿美元。See BMI, *Africa Monitor: Southern Africa*, Vol. 29, Issue 2, February 2024, p. 5.

⑤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Municipal Election Results”，<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dashboards/lge/>，2023-01-06。

⑥ 同上文。

⑦ 在约翰内斯堡、伊库古莱尼，民主联盟与非洲基督教民主党、自由阵线 +、人民大会党、南非行动党、因卡塔自由党及爱国阵线组建联合政府。在茨瓦内，民主联盟与非洲基督教民主党、自由阵线 +、人民大会党、南非行动党及联合民主运动组建联合政府。

个政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支持票，有 44 个政党的得票率不足 1%。^① 虽然，民主联盟、“自由阵线+”、因卡塔自由党等反对党将南非的困题归咎于非国大治理能力的不足，呼吁反对党联合起来削弱非国大的执政地位，但选票分散的事实表明，反对党以黑人基本服务为由展示治理能力、回避黑白经济对立的策略难以获得选民的坚定支持。

新南非成立后，由于黑人与白人经济利益之间存在零和状态，种族经济平等难以一蹴而就。反对党虽然在努力摆脱种族身份的政治束缚，转向选民普遍关心的经济议题，并就黑人没有获得经济自由形成共识，但受经济体制的限制，难以通过有限改善选民经济地位的手段达到取消经济不平等与种族之间相关性的目的。

四 结语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的首要问题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② 南非的情况则相反，是经济变革跟不上制度转型的步伐。新南非成立前，白人政权用种族身份定义经济身份，种族政治占据主导地位。新南非成立后，各种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得到确立，利益政治博弈逐渐凸显。但是，由于新南非经济上沿袭旧制，人们的经济身份与种族身份依然处于同构状态。这种经济体制不适应政治结构转型的格局，与选举政治缠搅在一起，导致种族政治与利益政治并存、共生，利益政治常常被还原为认同政治。面对经济不平等呈现种族特征的现实，南非反对党始终在追求本民族狭隘利益与放弃种族身份、扩大选民基础的漩涡中挣扎，非国大主导党体制失稳，政党生态碎片化，阻塞了政党政治通往规则政治的秩序化轨道。恩格斯指出，“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③ 南非反对党参与选举政治的嬗变表明，重返种族政治的泥沼是开历史倒车，是没有前途的；尽管种族政治时

① 《南非大选初步统计结果揭晓》，载新华网：<http://www.news.cn/20240601/f1b8086e16d24de8b5bc6f0ed12f073f/c.html>，2024-06-02；“2024 National Election”，<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home/NPEPublicReports/1334/National%20Ballot/Results%20Report/National.pdf>，2024-06-02。

② [美国] 塞缪尔·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411页。

显时隐，但隐蔽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黑白之分逐渐转向左右之争，利益政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利益分化正在催生新政党，反对党的实力和影响力在逐步上升，非国大主导党体制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事实上，种族主义是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构建出来的。南非左右之争实质是体制之争、道路之争。非国大努力运用政治手段推动经济结构重心向黑人阶层偏移，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难以扭转黑人经济地位与黑人执政不匹配的困局。^① 2024 年大选结果表明，这种结构性的矛盾越来越趋于尖锐化。其一，非国大主导党地位空前弱化；其二，民族之矛党迅速崛起，民主联盟趋于稳定，显示左翼民粹主义力量快速壮大，左右之争加剧；其三，政党政治格局进一步碎片化，选票大幅度分散，追求种族经济平等的途径将持续分化；其四，选民更加关注各政党的经济变革和治理能力，迫使主要反对党如经济自由斗士党、民主联盟继续抱持种族政治与利益政治相互借力的传统，针对非国大主导党地位的颓势，进一步强化联合策略，以增强削弱非国大执政地位的实力。

当前，受全球发展转型和内部经济结构矛盾的影响，南非经济增长乏力^②，非国大尚未找到改善选民经济处境的强有力措施，反对党亦缺乏系统提供替代方案的能力。由此观之，南非经济上的去种族化道阻且长，但政党政治已步入直面深层次矛盾的深水区，回避的空间越来越有限，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加速上升。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刘乃亚：《从借鉴中国经验看南非政党政治》，载《西亚非洲》2002 年第 6 期，第 34 页。

② 2018～2023 年，南非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1.5%、0.2%、-6.0%、4.6%、2.7% 和 1.3%，预计 2024 年南非经济增长率为 1.8%，see <https://viewpoint.eiu.com/data/results?searchId=62a9cc3c-9921-4bde-b380-e4b20a7e0a5a>, 2024-06-24。